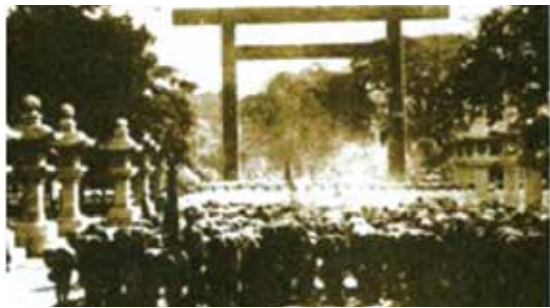


當太陽旗碰上十字架：教會學校與皇民化

文／盧啟明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、臺灣神學院教會歷史資料中心研究助理）



▲長榮中學校參拜臺南神社。（臺灣神學院史料中心提供）

皇民化與學校教育

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，為配合日本本土的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」，臺灣同步展開「皇民化運動」，不僅延續先前社會教化的要項，更強調日語常用政策、強制參拜神社、奉祀神宮大麻、家庭正廳改善及改用日式姓名等措施，意圖讓臺灣人徹底「皇國臣民化」。

皇民化運動的教育重點，同樣是加強日語和思想教育，學校廢止漢文課程，學生必須參與勞役、縮短修業年限。到了戰爭末期，還面臨空襲疏散甚至徵募兵員的命運。對教會學校而言，因為當時仍由外國宣教師主導，日本又恰恰與英美為敵，因此遭逢龐大的壓力，以下乃簡述較具代表性的長老教會和天主教學校的境遇。

教會中學

臺南的男、女長老教會中學分別創於1885、1887年，前者還是全臺最早的中等學校。1930年代，兩校的校務皆已大幅提升，惟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能否被「認定」為正式的中學校，否則學生無法升

學，學歷也不被承認，所以高年級學生經常為此轉學。立案的課題到了皇民化運動時期更加棘手，當局要求全面使用日語、實施神社參拜，必須任用日人校長並改組理事會。兩校後來找到適任的日人基督徒校長，經過困難重重的交涉斡旋，1939年分別以「私立長榮中學校」（今長榮中學）、「私立長榮高等女學校」（今長榮女中）之名獲得認可，但神社參拜的問題已經引發教會內部劇烈震盪。

淡水的男、女長老教會中學，則始於1914、1907年。因為接近政治中心，日治末期的處境較為複雜。當時的臺北州知事今川淵十分強勢，地方右翼輿論也不斷攻擊學校「缺乏愛國精神」，控訴學校土地是清代不平等條約下的永久租借地；主張在「昭和之聖代」不應容許此種情事，持續向加拿大教會施壓。1936年政府主導成立新的財團法人，以9萬圓買下兩校土地和校舍（時值逾40萬），翌（1937）年分別以「私立淡水中學校」及「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」為名，獲得立案（戰後合併為淡江中學）。雖然教會仍能推派半數的六席理事，但以日人為主的經營團隊實質上已



▲淡水中學校有坂一世校長率師生參拜海軍墓園。（淡江中學校史館提供）

接管兩校，也不再具有宗教教育的課程，教會學校的色彩大為褪去。

設立於1917年的天主教靜修女學校亦相仿，外籍神父到各地收集資料撰寫教會歷史時，還曾被憲兵隊懷疑是間諜。1936年在今川淵主導下，無預警改換日人校長，教學的重點也改成國防訓練和職業教育，以配合戰時體制所需，「靜心修身」的創校精神黯然失色。

神學校

關於神職人員的養成教育，臺灣南、北均緣起1870年代，到了一甲子以後的1930年代，已發展為臺南神學校（今臺南神學院）、臺北神學校（今臺灣神學院）。1940年，官方的壓力越來越大，宣教師遭到遣返，本地信徒的財務又不足，南部教士會無奈停辦臺南神學校，將學生送往北部寄讀，時人覺得廢校禮拜宛若「葬禮」一般。而臺北神學校雖然順利由日人擔任校長，仍難逃政治力的介入，例如學生實習要向警察報備，教會人員要參加「鍊成會」的神道洗腦等。1944年日軍徵用校舍，學生被迫參加新店礦坑的「學徒勤勞奉仕」，最後完全停課。

主日學

教會在制式學校教育之外，還有從清代就開始的「主日學」，亦即每週日幫助信徒認識教義的宗教教育課程，對象以兒少為主。皇民化運動時期，雖然主日學尚有自主性，但部分課目還是流露出「忠君愛國」的氣息，也曾在教會刊物讚美兒童的「愛國心」和「國防獻金」，報導抱病送迎「皇軍」與奉祝日高喊「萬歲」的景象。且受到時局的影響，主日學經常在《聖經》、日語及臺語羅馬字這三個教育



▲臺南神學校廢校禮拜。（臺灣教會歷史資料館提供）

方針之間擺盪，導致各界多所質疑。顯然的，在如此政治處境下，其課程是否適合兒少的身心靈發展？內容究係切合信仰或政治的標準？實有反思空間。

政教關係的張力

一般而言，當時的教會學校最被討論的就是「神社參拜」的問題，尤其以中學的處境最為嚴峻，甚至被當作認可與否的條件。教會人士起先極力抗拒，後來不得不屈服於日本文部省的說法，接受神社參拜是「超宗教」的愛國行為（不等於「非宗教」）。然而，因為天皇被當成「現人神」看待，這種元首至上的國家崇拜到底有無宗教意涵，實在非常曖昧，這與一神信仰的基督教存在巨大的扞格。

不僅如此，某些臺人信徒認為中學不只是「教會的學校」，更是「臺灣人的學校」，為了立案，可以稍微讓步；其間還夾雜了日人教師和報刊輿論正反不一的態度，無疑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。要之，臺灣教會在日治末期首次面對政治控制、宗教壓迫的問題，確實難以回應；而皇民化運動帶給教會學校的難題，不但是課程改變和校務制度的挑戰，更直指辦學理念和宗教自由的核心，使其成為這波政教衝突最激烈的場域之一。